

窈窕文丛

眩晕

非外借

祁媛——著

译林出版社

窈窕
文丛

眩暈

祁媛



译林出版社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眩晕/祁媛著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8.9

ISBN 978-7-5447-7309-6

I. ①眩… II. ①祁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55820 号

眩晕 祁媛/著

责任编辑 周璇
装帧设计 @broussaille私制
校对 叶显艳
责任印制 颜亮
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
邮 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www.yilin.com
市场热线 025-86633278
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8.5
插 页 4
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7309-6
定 价 39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, 质量热线: 025-83658316

窈窕文丛：爱情一息尚存

贾梦玮

“窈窕文丛”，顾名思义，作者都是女性，是女作家，而且这次基本都是八〇后九〇后的青年女作家。关于女作家，关于女性书写，有“女权主义”的说辞，也有女性文学为文学提供了细腻与抒情风格的说法。这两点都有它的理由，但也都可以不管。或者说，“窈窕文丛”的年轻女作家们所提供的，远远不止这些。

我相信，女性所体验的世界一定不同于男性所体验的世界，这是由男女不同的身心所决定的。因此，女性作者一定会为文学共同体提供新的东西。“窈窕文丛”不仅是女性文学，而且要为文学提供新质。就拿经典的女性文学形象来说，目前我所知道的大多为男性作家所创造；但我更愿意信任女作家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。因为，那不是“他者”，而是她们“自己”。“窈窕文丛”为文学世界提供的女性文学形象，如纪米萍、夏肖丹、丁霞、刘

晋芳、商小燕、娜娜、云惠、阮依琴、唐小糖、芸溪、静川、梅林、汪薇……还有好多个“我”与“她”，那些鲜活的女性形象，只有她们才能创造，“她们”身心的千疮百孔，只有她们才能感同身受。阅读“窈窕文丛”，我一次又一次被震撼，我对于“她”的阅读体验，不是同情、怜惜、悲悯等词汇所能概括的。常常，我觉得我就是“她”，就是“她们”，我居然也可以感同身受。这是文学的魅力，也是文学的命运。

让我这个男性读者觉得遗憾和汗颜的是，“窈窕文丛”中所塑造的男性形象，或萎缩，或无能，或逃避，或不忠，或模糊不清、不负责任，或外强中干、金玉其外败絮其中，伊甸园至少有一半有坍塌的危险。女人都那样了，男人就没有责任？还有幸福可言？男人都这样了，女人的幸福又从哪儿来？男人的命运和女人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异性环境颓败了，无论男女，他们和她们情将何堪？免不了的，每个人的心上都会有一道或一道道伤口。我们都是伤心之人。文学，某种程度上就是疗伤的艺术。

但是，“窈窕文丛”中所有的故事也都在告诉我：爱情至少一息尚存。“窈窕文丛”的每部作品中，有一万条否定爱情的理由，可是爱情还是在那儿，无法否认。倘若本体意义上的爱情已经死亡，“窈窕文丛”中的那些女性，也就不可能有那样的深创与剧痛。爱情似乎是痛苦之源，但也只有爱才能创造奇迹。

广义上的“爱”和“情”是世界的本源。“窈窕文丛”中的作品，也有不以两性关系为描写中心的，而是更多关注底层人物粗粝、绝望的人生，像冰冷的石头和灰扑扑的尘土一样的命运。

“任何人在写作时想到自己的性别都是不幸的。”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话颇堪玩味。她还说：“心灵要有男女的通力协作才能完成艺术的创造，必须使一些相互对立的因素结成美满的婚姻，整个心房必须大敞四开，才能感觉到作家是在美满地交流他的经验。”弗吉尼亚·伍尔夫被“女权主义”时而认作同道时而认作敌人。我只知道，男人和女人有着更宽广意义上的共同命运。

美貌曰“窈”，美心曰“窕”；美状曰“窈”，善心曰“窕”。“窈窕”形容的是女子仪表心灵兼美的样子，丛书以此命名，编者和出版人的美好愿望可以想见。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。说好的“君子”呢？“窈窕文丛”既是给女人的，也是给那些男人的。

给“爱”机会，让“爱”创造。

目录

1	眩晕
55	跟踪
101	翻车
127	黄眼珠
151	桥洞里的云
223	美丽的高楼

眩 暈

如果这个女人不是熟睡着，他是无法如此近距离地看到她的白发的。她头发上端染的栗色里透着灰调子的橘红，有种蓄意的人工风韵，而根部却在静静地泛白。天空泛起了鱼肚白，渐渐照亮了屋里的白墙，被子床罩也都是白的。他一时想不起来昨晚那场乱糟糟的做爱持续了多久，她还在继续睡，发出了轻微的鼾声，于是他斜过脸来，仔细地看着她。他还从没这样毫无顾忌地看过她。

那些白发是新生的，与染过的发色形成鲜明对比，显得更白了。他想到某种硬壳虫被踩烂后溅出来的白浆，黏稠得恶心。那些白发生长得很旺盛，色泽纯粹，一味雪白，他想起去年老家的大雪，那是他记忆里最大的一场雪，整整下了两天两夜，好像要把整个世界都埋掉。一星期后，雪才渐渐融化，但背阴里的积雪，很久后才慢慢消失，如此的慢，以致院子里的桃花吐蕊的时候，雪还在那儿待着，变成了冻雪，冻雪是睡着的雪，是死了的雪。他又看了看她发根的白发，觉得那种白不是睡着的，它们在醒着，在生长。

他觉得白应该是新生的颜色，里面没有苍老衰败，梨花、辛夷、腊梅，是新嫩的，可是一显露出来之后，好像就开始变老了。头发根部的白发也是白，但无论如何扯不上是新的，想到这，他有点发呆。他忽然想到自己，聚精会神地体会着自己的头发，尤其是头发根部的动静和色泽，想到自己的头发会不会也一点一点地在由黑变白，但很快便发现自己的可笑。

眼前老女人的睡相实在丑。一脸的松肉耷拉着，眼睛半翻，

好在没朝这边看，否则会以为她根本就没睡，或者死了。人死了，眼睛大多半睁，好像怕人虐尸，或者担心别的什么，鬼知道！他想到“海棠春睡”，“睡美人”，这位可不是什么“睡美人”，而是“睡老人”，他不由邪僻地笑了一下，他想到在哪里看到过“睡美人”的英语，于是努力在记忆里“百度”，结果徒劳，心里暗自骂了一下。

很静，他有足够的闲暇胡思乱想，天马行空，这也算是一种休息，一种都市人奢侈的休息。可他实在天马不起来，转来转去，脑袋里都是眼前的这个翻眼呼睡的老女人。他想到上小学时去同学家做作业，进门，撞见地上横着同学的爸妈在午睡，他看到同学的妈妈裤衩私处部位被什么东西顶起，分明是个小鸡鸡，女人也长鸡鸡？他顿感惊恐，接下去的作业也弄得错处连篇，一塌糊涂，他想到不久前的一个异象，就是家里唯一的鸡，一只老母鸡，忽然半夜打鸣了，他被吵醒，细细品味着那一阵阵的叫声。后来那只母鸡也就不再下蛋，结果被母亲宰杀了。他侧过脸去再次打量着那个老女人。收回目光，他有些疲倦地望着乱乱地盖在身上的白被褥，发现被子大半被她裹了去，但女人的肩膀尚露在外面，肤质灰暗，有个形状模糊的暗紫色胎记，像半个蝴蝶的翅膀，又有点像一个面具。此时，忽然他发现她在看着他，不知何时她已经醒了。她在打量着他，抬身凑了过来，抚摸着，不一会，他们又做爱了。

她有节奏地蠕动着，眼睛微合，唇缝微张，无疑是在享受着此时的快感。他早已习惯了这种“给人提供快感”的角色了，但还是忍不住把视线从发根的白浆色移开，后来干脆闭上眼睛，可

是那白浆色已经牢牢地渗透了他，就算不看，脑袋里也全是她的白发。他渐生一种幻觉，感觉她整个头发瞬间变成了白的，并随着那个“蠕动”而轻微地颤动着，飘动着，散发着死亡般的苍老，他感到自己在和一个百岁老女人做爱，有点害怕了。身下的那“白发女”这时张开了微醉的眼睛，并注意到他的心不在焉，因此眼神慢慢变得硬了些。当他的目光和她碰上的时候，他迅速可怜地顺下了自己的眼睛，不得不继续埋头苦干，这样又过了一刻钟，他终于听见身下传来古老的满意的呻吟，心里一松，想这下差不多了吧，于是小心翻身下来，径直躲进厕所。

早晨的微光环绕在白色的马桶圈上，朦朦胧胧的像一道白光环。他看着自己的尿液喷溅在马桶里，被窗外灰色的光映照得一层一层荡开，他想起了小时候爱唱的歌曲，“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……”这时她也冲进了洗手间，屁股还没有坐在马桶圈上，哗哗的尿声就响起了，他还没听过如此明亮的尿声，有点像乡下的牛羊，这时他感到有一些尿珠子溅到他的腿上，低头看，那尿珠子已在瓷砖地上形成涓涓细流。她抬起头看着他说，你刚刚怎么回事，心不在焉的，想什么呢？他不知道怎么回答，觉得一阵尴尬，好在她并未逼供，心思也好像转移到另外一些事了。尿完以后，她蹑手蹑脚地绕开地上的尿流，走出了洗手间。

二

他第一次听她以制片人的身份在学校讲座的时候，没想到两

人会因为一张名片发展到上床这步。说实话，第一次和她做爱的时候，和这个比他身份地位都要高许多的老女人做爱的时候，感觉怪怪的，毕竟她比他大二十多岁。看着她浑身价格不菲的服饰，精致的妆容，还有嘴里时不时蹦出来的他听不懂的英文和法文的单词，他的自卑感就溜了出来，但是，当他把光溜溜的她压在身下时，便发现她和以前上过的女人，老家村里的那些女人，甚至和妓女相比，也没有什么不同，唯一的区别就是她老，皮肤糙，人丑。他感到了自己的优势，年轻的优势，性的优势，可以让他在短时间内战胜自己贫穷卑微的心理，战胜自己的屌丝身份，他看着身下俨然已经被他征服的属于另一阶层的女人，感到自己不是在搞她，而是在搞这个高于他的阶层，甚至在搞近来总是和自己作对的世界。

他已经记不清楚和她总共做过多少次了，十二次？十五次？这样想时，他发现“次数”并没有什么意义，数字而已，他也不想用“机器”感来形容，但除此之外，他找不到更确切的字眼来形容了。除了这个女人的资深制片人和影评家的身份，他对她身体上的一切都充满厌恶，她的平板肥脚，稠密粗硬的阴毛，还有有时会显露出来的微微的胡须，这些都让他难以忍受。

她定期给他打电话，一来就上床。虽然他也处在荷尔蒙贡张的青春时期，但面对一个老女人，他其实更想和她谈电影，但是，怎么说呢，什么话题呢，“探讨”些什么呢。她人中部位的稀落的硬汗毛表明她性欲尚未衰退，她的动物般的眼神，哎，别提她的眼神了。记得第一次单独见她时，倒是真的想求教于她的，当时在她的旅馆房间，沙发，台灯的温暖的光，她在吸烟，

一根昆烟，这本是可以谈电影的氛围。他提了几个法国新浪潮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，以及别的他所心仪的导演，比如，他很想谈谈法国的让-吕克·戈达尔执导的《狂人皮埃罗》和加缪的《局外人》的关系，还有意大利马里奥·莫尼切利的《警察与小偷》的小说原型，但每次开口时，他感到她并没有兴趣，听得心不在焉，而且分明是一个资深影评家在听一个小毛头胡扯，嘴角也不时露出有点鄙夷的冷笑。有时她开口了，可多半是顾左右而言他，比如抱怨酒店里茶叶的劣质，空调的噪声，屋外建筑工地的大声喧哗，然后，她望过来的目光就变得晕晕而火辣了，电影的谈话即刻演变成浪潮般的床上运动，重复而又重复，具体的肉欲，肌肤的接触，怎么也无法和刚才的话题相联系了，而且在交媾中，他毫无快感，常做到一半，他就蔫了，而她依旧兴致勃勃。

有段时间在北京，他完全陷入了困境，那是一种无法描述的逃不出的困境，深夜醒来失眠，开始掉头发。他大概想要在黑暗中伸手抓住些什么，仿佛抓住了光，又仿佛什么也没抓住。要是什么事都不做，他就不会有这么多烦恼。他好像被一股力量牵引着。他不知道这力量究竟是什么，来自哪，又将带他去何方。每次照镜子，他都感觉身上在发生着一些什么，又像一切都没有变。他的房间整整一面墙，贴满了他崇敬的导演和作家的照片。无数次他在黑暗里凝视这面墙的时候，他想到了灯塔。这面墙是他的灯塔。曾经有一个女孩问他为什么来北京时，他没有道出他的野心，只说喜欢北京宽大的马路和人来人往。确实，在很多时候，他会在大马路上走着走着就停下来，或者在天桥上停下来，

看着那些无数和他擦肩而过的人。他喜欢人群，另一方面，又讨厌人群。

三

有一个女人倒是总和他谈电影，每次都谈得眉飞色舞，满脸通红的，但他却完全不想和她谈。这是因为他有点瞧不上她。

他是通过微信摇一摇认识这个女人的，至于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地方，却记不太清了，能记住的是那天晚上他不知怎么了，也许是无聊，更多的是不安，其实就是想搞女人。从微信上的头像看，她有点像张馨予，又有点像李小璐，反正就是一张网红的脸。他加了她为好友，然后就聊了起来，没聊上几句就约见，对方竟然也立刻答应了。当晚见面时，他发现她和微信上的头像差距巨大，不仅脸大，而且相貌平凡，皮肤也不嫩，但这并不妨碍他和她开了房。

她是商场卖女性内衣的，她问他是干什么的，他答是电影编辑。她不懂电影编辑是什么，但“电影”是懂的，在她的眼里，凡是和电影沾边的职业，就和导演差不多，因而认定“电影编辑”这个工作是极其牛逼的高尚职业。她会把自己概念里的所有当红的电影，电视剧，以及影星和所有相关的八卦，全部与“搞电影的”联系在一起，而且认为所有电影界的从业人士在社会阶层上也高人一头。因而，她很自然地把“他”视为非凡人物了。

想来，他倒是很愿意有女人把他当成“电影导演”那样供着

的，他需要这种虚荣，可他知道这种虚荣一捅就破，比如，女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位电影导演没什么钱，除去日常开销，偶尔累了才去喝两杯，在大部分情况下，他显得吝啬。他总是有危机意识，不止一两个女朋友抱怨过他的小气，但他觉得无所谓。

近来他的电影导演野心似乎不如最初那么强烈了，另一种相反的东西，正悄悄地咬噬着他对电影最初的那种“崇高”感。这让他担心，怕自己忽然有一天会对自己宣布：电影是狗屎，我不干了。他寻思着这个心理变化是从何日开始的，这其中缘由颇为繁杂，一时也理不太清，但他需要弄清楚。于是他不得不把自己对电影的兴趣和热爱的来由，像过电影一样地过了一遍。

高中的时候，他觉得电影真是一个神秘牛逼的世界，那里面的人总是格外的鲜亮时尚，电影里面的事哪怕是个屁，也比现实要精彩得多。他常逃课，躲到录像厅里去看电影，看得昏天黑地，同班同学有个胖子，出生于富裕家庭，有DVD，他总是以去他家做作业为名看碟片。只要他稍有零钱，就去镇里那家光盘店里买碟片，他已经数不清看过多少部电影了，总有几千部吧。他觉得自己离不开电影，甚至觉得电影电视剧里的生活，才是真正的生活，而现实生活，比如他自己的生活的目的，睡觉，吃喝，上学读书识字，都是为了能观赏电影而已。终于有一天，大概是高二的时候，他忽然认为：只要他再继续看下去，总是可以成为导演的。他不知道这个自信从哪来，但很明确，似乎是个“启示录”，就是他必定会成为导演的，一个牛逼的导演。

高三的时候，他决意报考电影导演专业。从高校的简介里，他发现电影导演专业比较冷僻，也就是说一般省立的大学是没有

这个专业的，只有大城市里的名牌大学，比如，北京电影学院，中国传媒大学，上海戏剧学院，等等，才设立这个专业。他决然报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，可惜，两次考试，两次落榜，而且是在初试的时候就被刷下来了，但这并没有打击他的梦想和信心。他想到那些励志的电影，觉得考试的失利，不过小菜一碟，根本没有什么，于是在信心满满的状态中又考了一次，终于被北京一所师范学院艺术系的导演专业录取。

他并不太满意，因为到了北京后，他发现“师范学院艺术系”毕竟是三流院系，业内人士并不太认可，可离他的导演梦，无疑还是大大近了一步。但事情并没那么顺利，原因是学费太贵了，到第三学期的时候，家里就负担不起了，可让他放弃又是不可能的，于是休学一年，去赚钱交学费。好在他年轻，经得起这样的折腾，而且呢，这时他又想到了某些励志的电影，心里变得平静了。

算起来他打过好几种工，跑过外卖，发过传单，做过促销，有一次居然还跑到一家桑拿中心里做服务员。这使他开了眼界，认为这一切经历迟早会成为他的导演梦的本钱，他模糊地记起不知在哪里读到的一句话：“我所经历的一切，都是我的上帝。”

后来经老师介绍，他接了一份电影编辑的工作。工作的环境很糟糕，整天躲在那个幽暗封闭的小房间，像一个单人监狱。即使是白天，阳光照进来，也是那么闷，不透气。有时，他坐在那个房间里对着电脑荧幕，觉得那个荧幕宛如怪物的大方形的嘴，深邃幽暗，仿佛要把他的头吸进去。但他认为懂编辑是导演的必要素质，导演应该懂编剧，要懂作曲，最好也要懂表演，像卓别